

唐玄宗

赵扬 著

叁

长恨遗歌

二月河、熊召政联袂推荐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0904450

I 247.5
4457
V.3

唐玄宗

赵扬 著



长恨遗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玄宗/赵扬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354-5477-5

I. 唐… II. 赵…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0207 号

策 划 长江出版集团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6 楼
公司网址 <http://www.cjcb-ty.com>
E-mail hb_tianyi@yahoo.com.cn

书 名 唐玄宗
著 者 赵扬
策 划 韩敏 叶露
责任编辑 杨晓峰
出版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电话 027-87679087 87679362 传真: 027-87679980 87679300
网 址 <http://www.cjlap.com>
集团地址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邮编: 430070)
集团网址 <http://www.cjcb.com.cn>
印 刷 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40 毫米×1060 毫米 1/16
印 张 72.5
字 数 137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54-5477-5
定 价 11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87679308 8767926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是诸恒河沙，宁为多不？”

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诸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

“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

须菩提言：“甚多，世尊。”

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胜前福德。”

《金刚经·无为福胜分第十一》

C 目 录

Contents

第 一 回	张九龄累言招烦	武惠妃招婿娶媳	1
第 二 回	李林甫迭出妙计	武惠妃错使昏招	15
第 三 回	施连环林甫上位	贬荆州九龄聚谈	29
第 四 回	皇帝一日杀三子	惠妃数月失九魂	45
第 五 回	李亨走运升太子	皇帝施蝶选美人	57
第 六 回	李林甫励精图治	温泉宫歌舞传情	69
第 七 回	玉肌美艳女道士	鼓舌藏奸李林甫	84
第 八 回	霓裳羽衣绕宫苑	灵符祥瑞致新元	98
第 九 回	七月七日长生殿	暮春三月广运潭	113
第 十 回	杨玉环终成贵妃	李太白诗冠长安	128
第 十 一 回	李白赞妃清平调	贺公求道辞东归	142
第 十 二 回	吉温衔命赴北境	适之携将宴曲江	158
第 十 三 回	京城无端兴大狱	贵妃伤怀首出宫	168
第 十 四 回	杨钊投机获官阶	李白漫游邀杜甫	188
第 十 五 回	君王惘识安禄山	权相欲谋王忠嗣	200
第 十 六 回	折粮换绢入左藏	遭诬兴狱去良将	215
第 十 七 回	诸番将守境戍边	杨国忠承宠荐人	230
第 十 八 回	安禄山迭立边功	杨国忠扳倒王鉷	243
第 十 九 回	杨贵妃再出宫苑	李林甫重使阴招	258
第 二 十 回	李林甫病入膏肓	安禄山功至荣宠	273
第二十一回	宰相再易两重天	南诏平乱六万兵	288

第二十二回	国忠嫉恨安禄山	禄山再入华清宫		302
第二十三回	安禄山伺机谋反	封常清痛失洛阳		316
第二十四回	促战溃败失潼关	闻惊仓皇弃长安		331
第二十五回	香魂归葬马嵬坡	太子北驰灵武城		345
第二十六回	太上皇月下忆昔	古栈道霖雨闻铃		360



第一回

张九龄累言招烦 武惠妃招婿娶媳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秋,关中霖雨连绵,粮食产量大减,外粮又短时难入,由此引起长安谷价大幅度上升。春节过后,李隆基考虑减少关中粮食用度,使关中谷价不可上升太猛,遂率领百官、后宫妃嫔、皇子、公主等人赴洛阳就食。

李隆基再次成为“逐粮天子”,心中的滋味实在不好,唤来裴耀卿嘱咐道:“众卿上书时,动辄恭维躬逢盛世。哼,关中稍有灾害,朕就要率百官就食洛阳,如此还能妄谈盛世吗?”

裴耀卿心想,因为漕运艰难,运粮关中成为近百年来的沉痾,如此积弊须慢慢化解,岂能一朝解决?他于是就细说了诸般难处。

李隆基为之规定了期限:“裴卿,自今日始,以两年为期,须将漕运之事彻底解决,朕不能再让天下人讥为‘逐粮天子’了。”李隆基说话至此,已然有些气急败坏。

裴耀卿不敢再说理由,只好躬身答应。

东都洛阳有现成的皇宫,朝中百官也多在洛阳置有房产,所以他们到了洛阳没有暂时寄居之感。洛阳较之长安水陆运输方便,诸种物品更为丰富,且洛水自城中横贯东西,其环境显得更为雅致,一些人更愿意长居洛阳,颇有乐不思蜀之感了。

这日朝会之后,李隆基留下张九龄和李林甫,让他们随同自己到庭院里散步。李隆基并非闲暇得无聊,他想与二人继续探讨钱荒的难题。

自从宋璟禁恶钱失败,张嘉贞继任后取消禁令,天下再复好钱与恶钱同时流通的局面。尽管这样,钱荒的窘境并未因此改观,反而愈演愈烈。尤其是最近两年,诸种恶钱花样翻新纷纷出笼,一些富商奸人在两京收得好钱,将之潜运至江淮之南,然后以每文好钱换来私铸恶钱五文,再假托官钱输入两京为用,遂使两京之钱日渐碎恶。



这日朝会之上，李隆基询问群臣如何解决钱荒之事，张九龄不假思索，脱口答道：“陛下，天下之所以出现钱荒，实因天下财货日益增多，由此铸钱不敷用度。微臣以为，应彻底取消私铸禁令，使百姓争相造钱，则可度过钱荒。”

张九龄此言一出，殿中的大多数朝臣皆不以为然，李隆基心中更是坚决反对。

钱币向为国家大政，历代皆由朝廷主使官铸，哪儿能放开禁令容许百姓私铸？若此禁令一开，庶民百姓恐怕无力铸造，定为那些富贵之人开通了一条生财之道！张九龄之所以如此说话，实因他不谙熟经济之事，由此信口开河。

李隆基还是顾及了张九龄的面子，接口说道：“钱币事大，须众卿深思熟虑然后定论，今日就不用再当殿议论了。”

其时正为初春之时，庭间错落种植有各色牡丹，其中花期最早的“洛阳红”已然绽开，满庭内红影扶疏，花香满院。君臣三人慢慢行走，如此就到了庭中央的一个花坛之中，这里四周摆满了牡丹花盆，其中有绽放的花朵，也有粉嫩欲放的花骨朵儿，花丛之中，还有一只硕大无朋的鱼缸。

李隆基走到鱼缸前停下脚步，观看其中成群的各色游鱼，然后赞叹道：“洛阳果然好水土啊。牡丹花生得富贵美艳，就是这些鱼儿也似生得格外活泼。”

张九龄闻言没有开口，李林甫瞧了张九龄一眼，为了不至于冷场，急忙接口道：“陛下，这些鱼儿似臣等一样，日日沐浴在皇恩之中，当然活泼有生机了。”

李隆基闻言脸上浮出微笑，他知道李林甫所言为恭维话儿，此时说此话时机最佳，否则君臣在一起，时时说些严肃话题，岂非无趣得很呀！

张九龄实在无趣，他不瞧李隆基的脸色，冷冷地说道：“陛下，这些鱼儿其实与一些朝官差不多，皆为中看不中用的货色。”

李隆基脸上的微笑不由得僵住了，他斜眼瞧了瞧李林甫的神色。就见李林甫似未听见张九龄此言，仍为一脸的灿烂。

李隆基知道，张九龄如此说话，实为讥消身边的李林甫。

张九龄就是在李隆基面前，也敢直言李林甫“无文”，这是有真凭实据的。李林甫为吏部侍郎时，看到考功郎中所写的评语中有“杕杜”二字，遂问人道：“杕杜为何意？”

该词其实出自于《诗·唐风·杕杜》，开篇写道“有杕之杜”，原指孤生的杜梨树，后人常取树木孤零独立之意。李林甫幼不学文，当然难识此字了。

李林甫近日又闹出个大笑话，由此哄传洛阳城，被人讥为“弄璋宰相”。

太常少卿姜度为李隆基的表兄弟，姜度某日喜得贵子，由此贺客盈门。李林甫也有厚礼相送，李林甫此前苦练书画渐有名声，其成为宰相之后求书画者不少，李林甫倒是很少出手，此次姜度得子，他在宅内铺纸展墨，随赠墨宝一幅以示珍重。

李林甫令家人将礼物及墨宝送入姜度宅中，姜度见了礼物也就罢了，对李林



甫的手书却无比珍重,因为此为当朝宰相的墨宝,那是可以向众人炫耀的,遂当场令人将此书幅悬挂于中堂之上。

贺客中不识文者见了李林甫的手书,不禁啧啧称羨;识文者见了书幅不敢当堂品评,出了姜度之门方才畅怀大笑。

原来李林甫手书的前六字为:“闻有弄獐之喜”,其中的“獐”字令识文者大犯踌躇,这“獐”字为何意呢?继而马上明白,敢是宰相大人在这里大掉书袋,却偏偏将此字写错了。

《诗·小雅·斯干》有言:“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璋为玉石,瓦为纺车之器,后人常将生男呼为“弄璋之喜”,生女呼为“弄瓦之喜”。

“獐”又为何物呢?那是一种类似鹿的小畜生。

李林甫如此一字之差就非为贺喜了,分明是骂姜度:别人生儿子可以拿美玉来玩,你的儿子就以小畜生为伴吧。

李林甫绝对不想骂姜度,他根本就没有弄清“璋”与“獐”的区别,却偏想显示自己有些文采。不料此事一出,文名并未落下,倒为自己留下了一个“弄獐宰相”的“美名”。那些日子,洛阳城里每每有人提起此事,定是笑声不绝,喷饭者、笑出泪者甚多。

张九龄如此说话当然是讥讽李林甫了,然李林甫似闻所未闻,依旧笑容灿烂。

李隆基不想让李林甫难堪,他鉴于前任宰相争吵不断,选任此二人也是颇费心思的。张九龄文名既播,又心思正直,由其出任中书令,可彰显自己依贞观故事施政的主旨;而李林甫少文无名,然明于吏事,其在张九龄面前不敢张狂,亦可弥补张九龄处置政事的缺陷。他如此配置宰相,实想重复此前姚崇与卢怀慎、宋璟与张嘉贞、张说与源乾耀那样配合默契的格局。

看到李林甫在张九龄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子,李隆基心中大为满意,他刻意打破眼前尴尬的场面,说道:“张卿啊,朕将恶钱的事儿想了一遍。此前宋璟厉禁恶钱,结果引起天下动荡;如今若完全放开禁令,则国家法度为之松弛,亦为不妥。朕今日唤二卿前来,就是想告诉你们:恶钱还须禁约,然也须别寻钱途,以治钱荒。”

如此一来,李隆基就为解决钱荒定下了基调,张九龄此时已知自己不甚谙熟此事,也就不再开言反驳。

李隆基目视李林甫道:“李卿,你参与括户之时多识民间详细,有何想法呀?”

李林甫瞧了一眼张九龄道:“陛下今日朝堂之上令臣等思虑治钱荒之事,臣当时有些想法,本想先向张令禀报。现在陛下问询,臣不知高低就先说了。”

李隆基见李林甫处处维护张九龄的尊严,心中又复高兴,遂示意李林甫接着





说话。

李林甫说道：“陛下刚才所言，实乃圣虑远大，龙目如炽。眼下的钱荒，正如张令所言，实因财货日增、一时不敷用度而致，若假以时日，钱荒定能缓解。臣以为，一者须遵陛下之言厉禁恶钱，对于那些富商奸人妄自收好钱兑恶钱之举，务必坚决打击；二者，要以疏导为主，引领天下人使用好钱，两京可定期出左藏库内排斗钱，许市人兑换，另在宣州、润州等地设置钱监，以抑恶钱之势。如此两三年间，钱荒定能为之缓解。”

李林甫的这席话不长，其先是力捧李隆基和张九龄，再提出自己或抑或扬的主张，而眼前的情势之下，此法最为稳妥。

李隆基闻言大喜，心想还是这些明于吏事之人考虑周全，断不会有宋璟及张九龄或极左或极右的主张，以此行事，最为可行，遂目视张九龄道：“张卿，你以为此法如何？”

皇帝既已定下了治钱的基调，张九龄当然无话可说，李隆基遂嘱李林甫近期专司此事。

李隆基最后说道：“这样很好嘛。裴卿忙于运粮关中，则朝中之事多赖二卿襄助。你们今后若如今日这样诸事商议，又能取长补短，朕心甚慰。”

李林甫躬身答道：“臣今后定依陛下之旨，诸事皆向张令讨教主意，不敢独断专行。”

李隆基如此相劝张九龄和李林甫，自是希望他们如前期数对宰相那样配合默契。李林甫明白皇帝的心意，日常寡言少语埋头办事，对张九龄异常尊敬，诸事皆让张九龄拿主意。

张九龄居于宰相之位，身上兼有了宋璟与张说的某些禀性。宋璟的直率与固执，张九龄用来应对皇帝李隆基；而张说对非文学之士的不屑，张九龄也完整地继承了下来，集中体现在对李林甫的态度上，张九龄向无好脸，动辄呵斥。

转眼八月初五“千秋节”将近，光禄寺开始忙碌起来，其在广达楼张灯结彩，忙于宴会的布置。

八月初五系李隆基的生日，其生日之所以成为“千秋节”，还是张说的功劳。开元十七年八月初五，此为李隆基四十五岁的生日，李隆基在“花萼相辉楼”之下大排宴席，以宴请百官。是晚百官满席，羽觞流行，歌舞助乐。酒酣之际，尚书左右丞相源乾耀、张说率领文武百官上表祝曰：“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气合神，九龙浴圣，清明总于玉露，爽朗冠于金天。目惟仲秋，日在端五，长星不见之夜，禅光照室之朝。群臣相贺曰：诞圣之辰也，焉不可以为嘉节乎？”

张说是时已被罢相，此尚书右丞相为一散阶之官，源乾耀为侍中，是为主要宰



相。然此等主意唯有张说能想出来,大约此表也出于张说之手,他选择宴酣酒热之际向李隆基发问:陛下诞辰难道不应该成为天下人同时欢庆的节日吗?

李隆基当场答应,此后每逢八月初五,就成为举国欢庆的“千秋节”,全国要休假三日,然后聚宴欢饮;乡里赛白帝,报田租,一片欢乐的情景。

是日傍晚之时,李隆基驾临广达楼,就见百官毕集,大家依礼参见。宋璟是年七十三岁,其年老多病,行走不易,犹强撑着病体前来与宴。李隆基上前搀起宋璟,令其在己侧坐定,并好言慰问。

按照光禄寺此前拟定的议程,李隆基坐定之后,九部乐开始奏起,黄门官宣读皇帝制书,然后百官献礼,继而开宴,最后由皇帝赋诗,群臣应制。

乐曲声中,黄门官朗声宣读李隆基的制书,此制书写得极为简略,制曰:“今属时和气清,年谷渐熟,中外无事,朝野乂安。不因此时,何云燕喜?卿等即宣坐饮,相与尽欢。”

百官开始鱼贯行至李隆基面前敬献礼物,群臣历年所献之物大致相同,即各献宝镜一面系以绶带,上面写有颂词贺句。群臣行至李隆基面前,躬身将礼物放在几案上,然后再言祝寿之语。

李隆基看到张九龄所献礼物不同,观之似为书函,遂令高力士取来观看。就见此书名为《千秋金镜录》,其随手一翻,但见书中内容皆由张九龄用工整的楷体小字写成。

李隆基将张九龄唤过来,笑问道:“张卿,众卿皆献宝镜,独卿以此书相献,不知其中内容为何?”

张九龄躬身答道:“陛下刚才制书言道:‘中外无事,朝野乂安’,臣因思太宗皇帝昔日多次言道,须居安思危,勿行懈怠。臣撰此书,即是恳望陛下以历代兴亡为鉴,常怀警惕之心,方保千秋万代长治久安。”

李隆基闻言斜眼瞧了瞧一侧的宋璟,就见宋璟正热切地瞧着张九龄,其老眼中满是欣赏的光芒。李隆基心间由此泛出一丝不快,心想这些老生常谈,我岂能不知?你又何必在此高兴的场合来大煞风景呢?不过他的脸上仍然堆满笑容,答道:“好呀,张卿如此常怀警惕之心,朕心甚慰。朕定将此《千秋金镜录》仔细诵读,还要下制褒美张卿此行,令天下官吏皆效仿之。”

张九龄又道:“臣以为吴兢此前所献《贞观政要》一书,其中详记贞观君臣言行,对太平之世最有警惕作用。臣请陛下将此书刊行天下,使诸官吏能日夕诵读,则可教化天下。”

李隆基当初见了吴兢所献《贞观政要》,仅仅下制褒美数句,从此丢开。今日张九龄再提此书,猛然间还要思索一下,方能记起此书。他颌首答道:“嗯,朕记下了。张卿,你退回座中吧。今日欲寻宴饮之乐,朝堂之事还是在朝堂之上议论吧。”



张九龄躬身退下，李隆基示意开宴，然言犹未尽，笑对侧座的宋璟说道：“宋公，九龄系你所荐。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看来一点都不假，九龄身上，大有宋公遗风啊。”

宋璟此时口齿已然不清，脑筋却并未糊涂，其闻言含混不清干笑两声，然后说道：“九龄有老臣遗风，而非步张说后尘，则为陛下之福。陛下，自臣之后，前有韩休，现有九龄，彰显我朝后继有人啊，老臣恭贺陛下善于择人。”

李隆基闻言心中五味杂陈，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只好以笑声应对。恰在此时，群臣轮番向李隆基祝酒，李隆基由此专注于宴饮之乐。

宋璟从此又苟延残喘了两年，终于病入膏肓不治。李隆基赠其为太尉，赠谥号为文贞。

宋璟之所以如此推崇张九龄，也属于惺惺相惜。张九龄是一个无比谨细且执拗之人，若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儿非坚持到底不可。其位居中书令，李林甫见了他恭顺无比，其他官吏见了他也大致如此，那么他经常争论者，即是皇帝李隆基了。李隆基知道张九龄的禀性，起初诸事皆顺着他，然时日已久，看到了张九龄动辄顶撞自己，其口中虽未有恶言，脸上却有不豫之色了。

李隆基心中认为，张九龄所言的那些大道理自己皆知，哪儿需要你来动辄授课呢？其实李隆基不知，其心间的容忍之量远不如开元之初了。

张九龄心思细腻，当然能感知皇帝神色中的变化，遂心有感触。来年夏日到来之时，李隆基赐予三位宰相每人一柄白羽扇，张九龄接扇后当即作《白羽扇赋》并献于皇帝，赋中最后写道：“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篋中。”此句一语双关，用文人的笔触明写感激圣恩，暗里其实询问皇帝是否要将自己弃而不用。

李隆基阅过此赋，马上读懂了张九龄的心意，遂展颜一笑，提笔在上批道：“朕倾赐扇，卿以涤暑……佳彼劲翮，方资利用，与夫弃揖篋笥，义不当也。”

李隆基此语委婉表明，自己没有将张九龄弃之不用的心思，让张九龄不可多心。张九龄见到皇帝的批语大为欣慰。

一个人辗转得知了此事，其鹰隼一般的目光中露出了笑意，他非常准确地判断：这对君臣之间已然出现裂隙了。

此人为谁？正是那位日常低眉顺眼的宰相李林甫。

这日，三十八岁的武惠儿在宫中揽镜自观，猛然发现乌发间似有一根白发。她顺势将白发拔出，然后摊之于掌心，眼光顿时变得木然，数滴清泪不自觉跌落下来。

她扪心自问道：为何三十八岁就有白发生出，韶华竟然如此易逝吗？

武惠儿自从在花房巧遇皇帝被临幸，二十余年一直处于专宠的位置，宫中佳



丽众多,她能够如此长久占据皇帝之心,付出可谓良多。其虽无皇后之名,却有皇后之实,按说应当满意才是。

然而武惠儿的心病恰恰就在于没有皇后之名。她日思夜想就是想将皇后之位据为己有,然皇帝碍于群臣之请不敢将后位封给自己,看眼前光景,皇帝恐怕要将皇后之位长期空置了。武惠儿虽私下里联络李林甫等朝臣以为己援,然在李隆基面前,她须将这些心事深深藏起,还要装出一副淡泊坦然的模样。如此就过于劳心,自然也就华发早生了。

武惠儿正在镜前自怨自艾之时,宫女近前禀报,言说女儿咸宜公主与驸马都尉杨洄欲入殿觐见。

武惠儿展颜一笑,示意宫女将这对新婚小夫妻引入。

十五岁的咸宜公主刚刚新婚两个月,其驸马杨洄出身于弘农杨氏,即隋朝宗室的后裔,为列入《氏族志》中的名门望族。是时贵宦家婚姻,最首要者要讲门当户对,至于人才学识,尚在其次。武惠儿现有二子二女,咸宜公主是最先成婚的。对于这样的婚事,武惠儿极为重视,驸马除了要门当户对之外,她还要亲自考察杨洄的体貌及性格、学识等,她若不点头认可,杨洄终究难成驸马的。

杨洄生得俊朗也就罢了,难得此人聪明伶俐,善识人意,说话得体,如此极合武惠儿的心意。

咸宜公主与杨洄向武惠儿见礼毕,武惠儿笑问女儿:“你们今日为何又入宫了?莫非还想找父皇讨封吗?”

李隆基于开元之初大幅削减公主的实封,规定长公主(皇妹)一千户,公主仅五百户,与昔日太平公主的实封相比实有天渊之别。当时有人提出公主的实封太过微薄,李隆基答道:“百姓租赋非我有,土出万死,赏不过束帛,女何功而享多户邪?使知俭嗇,不亦可乎?”此次咸宜公主新婚,李隆基忘记了自己的前言,下令将所有公主的食封增至一千户。咸宜公主因是武惠儿亲生,所谓女因母贵,由此得到这样一注大礼。李隆基是时已生有二十七个女儿,除了六女幼年夭折之外,其他公主均因此而受惠。

咸宜公主并非恃宠而骄之人,见母亲问话,其老老实实说道:“父皇刚刚赐女儿实封,女儿不敢有得陇望蜀之心。母妃呀,女儿今日入宫,却是为哥哥的婚事而来。”

“婚事?”武惠儿一时不明,心中一片茫然。

杨洄低首轻声说道:“母妃莫非忘了?上次母妃曾提起过寿王的婚事,公主与小婿今日入宫,正为此事而来。”

武惠儿还是想不起来,儿子李瑁的婚事与这对小夫妻有何干系?

咸宜公主顿足急道:“母妃好糊涂,我们上次入宫,你一脸恼火,不是正斥责高





力士他们对哥哥的婚事不上心吗？”

武惠儿恍然大悟，李瑁比咸宜公主年长两岁，如今女儿已出嫁，奈何儿子之妃尚无着落，那一次当着女儿女婿之面，武惠儿一时恼火，怒斥高力士及宗正卿无能。

杨洄说道：“母妃为此事烦心，公主与小婿务必要替母妃分忧。好叫母妃得知，我们已替寿王物色了一位美人，今日先向母妃禀报。”

武惠儿闻言大喜，笑对杨洄道：“洄儿，你能如此上心，足证我当初的眼光不差。”咸宜公主少女心性，断不会主动考虑哥哥的婚事，只有杨洄如此灵动之人方有如此谋虑。

此前宗正卿和高力士确实对寿王李瑁的婚事很上心，遂在名门之中选适龄少女供武惠儿挑选。李瑁现为武惠儿的长子，人又生得端秀，武惠儿对儿子选妃之事无比用心。奈何武惠儿极为挑剔，对报选之女皆不满意，如此不觉蹉跎了两年时间。寿王妃的人选尚无着落，武惠儿不识自己眼光太挑剔，反而责怪宗正卿及高力士等人太过无能，以致比李瑁小了两岁的咸宜公主都出嫁了，寿王妃的人选还无踪影。

咸宜公主面露喜色，说道：“母妃呀，驸马的眼光确实不差。女儿起初不信，心想母妃遍选佳人两年未成，他如何信口一说就能适宜呢？女儿令人将此女领入府中一观，这一看呀，果然是国色天香。”

武惠儿不理女儿，直视杨洄道：“嗯，说说此女的来历。”

杨洄恭敬答道：“禀母妃，此女出于弘农杨氏，小字玉环，与小婿为本宗。其高祖杨汪，曾为隋代大理卿，然其后世逐渐式微，到了杨玉环父亲一代，至多为七品官员。”

武惠儿道：“其父族官职渐微，毕竟出于公辅之门，还是清白流庆望族之后，这是无妨的。这个杨玉环的父亲现任何职呀？”

“玉环之父名玄琰，开元之初任蜀州司户，是为从七品。然玉环长至十岁左右，其父母忽然双双染病，竟然相继撒手而去，留下四女一子无依无靠，他们只好离开蜀州赴洛阳，归其叔父杨玄璈抚养。”

武惠儿叹道：“幼女骤失双亲，殊为可怜。嗯，其叔父杨玄璈现任何职？”

“杨玄璈现任河南府士曹参军事，亦为从七品之职。”

武惠儿闻言一笑，说道：“其门户竟然衰微至此。这杨玉环寄人篱下，模样生得如何也就罢了，其日常用度定然困窘得很，会不会养成促狭的性子呢？”

杨洄笑道：“母妃大可放心。此前本族传言，两京名门之中，以此女为殊，惜养在寒微之中，无人得识。小婿上了心之后，遂令本家妹妹想法与杨玉环攀玩，如此知道颇多讯息。这杨玄璈果然厚道，其将兄家子女视如己出，给予一样的用度，并未亏欠他们，有时甚至为养育他们而举债。小婿以为，这杨玉环实有三桩好处：一



者,其体貌生得匀称美艳,公主曾睹其真颜,小婿不用多说;二者,其风度雍容华贵,实有旺夫之容止;三者,此女举止得宜,既温婉识礼,又识书会舞,可谓多才多艺。”

咸宜公主插话道:“母妃呀,驸马所言不虚,女儿初见玉环真颜,顿时惊为天人,此女堪为哥哥良配。”

武惠儿笑道:“你们夫妻二人毕竟为小孩子,阅人甚少,如何就惊为天人了?”

咸宜公主急道:“母妃若是不信,可以亲眼一观嘛。”

杨洄也道:“公主说得对,母妃最好能亲眼见一见。母妃的眼光,自比我们要准上许多。”

武惠儿沉思片刻,然后说道:“也罢,我就去瞧上一眼吧。洄儿,我择日出宫去你们府中,你可使人邀杨玉环入府,我在侧旁悄悄一观即可。”

杨洄躬身答道:“小婿谨遵母妃吩咐。”

咸宜公主喜道:“好呀,母妃,最好让哥哥同行观看最好。”

武惠儿寒脸说道:“胡说,没谱儿之事,哪儿能事先张扬?你记住啊,此事不许事先告诉瑁儿。”

咸宜公主伸一下舌头,扮一下鬼脸。

武惠儿又对女儿说道:“侧室里有几匹潞绸,其颜色还算有些特别。女儿呀,你可随宫女前去挑选一二。我在这里与洄儿说上几句话。”

咸宜公主答应了一声,然后欢天喜地而去。

武惠儿唤杨洄走近一些,微笑着说道:“洄儿,你能替瑁儿用心如此,我心甚慰。唉,瑁儿今年已经十七岁了,其婚事蹉跎至今,终因无人实实在在替他操心。我在宫中出入不便,有力使不上啊。这下好了,洄儿,你是个有心之人。”

杨洄眨了一下那双活泛的眼睛,心中暗自思忖道,惠妃将公主支开单独与自己说话,肯定不会仅仅说些赞许之言,遂躬身言道:“小婿办这些事儿,实为本分。母妃如此夸赞,小婿心中实在不安。”

武惠儿看到杨洄如此识趣,心想这是一个可以交托心事之人,也就不再大兜圈子,直言说道:“瑁儿的婚事虽耽搁一些,我们只要多用些心为其选人,其事终究能成,用不着劳心太多。洄儿,你知道我这些年想得最多者为何吗?”

杨洄有些迷茫,他如何能知武惠儿的心事呢?遂老老实实答道:“禀母妃,小婿其实不知。”

武惠儿叹道:“是了,你们新婚燕尔,哪儿得空识得世间艰难之事呢?洄儿,我有二子二女,现在仗着圣上的恩宠,你们可以过得无忧无虑。然世事变迁,假若某一日圣上烦我了,或者我日渐衰老,终究要离开你们,谁还能看顾你们呢?”

杨洄闻言急忙俯伏在地,叩首说道:“圣上待母妃圣眷愈隆,母妃千万不可如





此说话。”

武惠儿将杨洄搀起来，说道：“后宫之事看似波澜不惊，你又如何识得其间暗流涌动呢？洄儿，我今日向你交托心事，你就不用再行如此虚礼了。”

杨洄略知后宫之事，皇帝向有龙马精神，除了生女二十七人之外，还生有皇子二十五人（其中五人早夭），寿王李瑁不过排名第十八，其后的七名皇子仅有一人系惠妃所生。遥想武惠儿当初以掖庭宫宫女身份被皇帝临幸，此后专宠至今，可想而知惠妃在其间付出了多少心智，然她心间时时存有一个忧虑，即万一有一个不起眼的后宫之人如自己那样大称皇帝之心，则自己的地位就会发生摇摆。

此实为可能之事。

杨洄知道，咸宜公主被加实封至一千户，婚礼又办得极为风光，非是咸宜公主最得皇帝爱怜，还是因为面前的这个亲生母亲的缘故。所谓母贵子荣，此话一点不假，以当今太子李瑛为例，其母亲赵丽妃当初被皇帝宠爱，李瑛被顺利封为太子。及至赵丽妃失宠身死，李瑛虽一直保持太子之位，然多年来在朝中无声无息，现在年近三十，皇帝从未让他历练政务之事，皇帝出外巡视的时候，也从未让太子监国。李瑛日复一日所做之事，就是待在东宫之中读圣贤之书。朝野议论，太子之所以无事可做，还是缘于其母亲死得太早的缘故，杨洄对此类事儿耳闻不少。

杨洄思忖至此，武惠儿似心念互通，其迅疾提到了太子的话题：“洄儿，你久在京中穿行，当知人们对太子如何议论？”

杨洄笑道：“朝野议论，当今太子实为可有可无之人。其年近三十，终日待在东宫内读书，若长此以往，说不定某日可以兼知国子监博士教授生徒，可谓得宜。”

“嗯，外人如此议论，太子本人难道没有话说吗？”

“太子深居东宫，小婿无缘与之交往，则他如何说话，小婿其实不知。不过外人皆知，太子素与鄂王瑶、光王琬交往甚密，光王与鄂王定知太子的言语……”杨洄说话至此，脑中忽然灵光一现，他由此想到了一个念头，也由此大致猜知了武惠儿的真实心意，心中顿时惊愕无比，说话也为之停顿。

武惠儿柔声说道：“很好嘛，继续说下去，为何住口不说了？”

杨洄此时忽然想起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琬三人之所以交往甚密的原因，他们三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亲生母亲或死或在皇帝那里渐遭疏薄。

李瑶系皇五子，亲生母亲为皇甫德仪；李琬系皇六子，乃刘才人所生。李瑶与李琬年龄相若，其年幼时又住在一起，较之其他皇子二人最为友爱。及至他们渐渐长大，诸皇子之中此二人的学识最为超卓，李琬又有勇力，善骑射，可谓文武双全，李隆基曾多次夸赞。

然武惠儿获得专宠之位后，赵丽妃不久身死，皇甫德仪与刘才人也被李隆基遗忘，此后再未侍寝皇帝，与打入冷宫一样。所谓同病相怜，加之这三人学识甚



好,有共同话题,他们交往颇多,说话也肯定无所顾忌。

杨洄当时脑中灵光一现,心想这三人因母亲失宠聚在一起,他们说话定有对皇帝的怨言,也定会有对武惠妃的斥骂之言,如此行为岂不是结党吗?若太子结党,定为皇帝不喜。

杨洄想起刚才惠妃说过的看顾之言,心中猜测莫非惠妃瞧中了太子之位了吗?若她瞧中了太子之位,其首要者就是要设法废除李瑛的储位,如此方能给寿王李瑁腾出位置。那么若能寻出太子结党的凭据,就可将李瑛扳将下来。

杨洄想了许多,毕竟是一忽儿的事儿,他急忙接口道:“是啊,母妃,太子与光王、鄂王交往甚密,他们定有所图。太子今年年近三十,居储位已二十余年,小婿妄自猜度,他是否暗自图谋皇位呢?”

武惠儿闻言,脸上浮出微笑,心想此人果然聪明绝伦,难道他瞬间就猜出自己的心事了吗?遂说道:“你能从他们亲密交往的面上,猜出他们可能有所图,此为忠君之心,实乃可嘉可赞。然他们皆为皇子,年龄又相若,若有来往也实属正常,若无真凭实据,洄儿,这些话万万不可对外人提起。”

杨洄道:“母妃提醒,小婿定然不敢孟浪。刚才所言也是一时想起,今后不敢再说。”

咸宜公主手捧两匹潞绸,笑吟吟地冲过来,说道:“母妃,这两匹的颜色最好,女儿就拿走了。”

武惠儿说道:“我与洄儿尚未说完话,你且到侧旁等待一会儿。”

咸宜公主撅着嘴快快而去。

武惠儿转对杨洄道:“我们今日说的话,你千万不能在她面前提起。她少年心性,口无遮拦,容易误事。”

“小婿谨记。”

“嗯,如此就好。对了,我听说太子常常出东宫到二王府中聚谈。东宫防卫甚严,外人难入,而王府就疏于防范。洄儿,若想知道他们在一起都说些什么,到王府侦知应该不难吧?”

武惠儿的话已然说得十分露骨,即是让杨洄设法到光王府或鄂王府中探听他们谈话的内容,杨洄闻言率然答道:“请母妃放心,小婿定将此事办成。届时小婿或派人前去隔壁窃听,或费些财帛邀买其身边之人,那是绝对不会显山露水的。”

武惠儿见杨洄如此乖觉地体察己意,心中愈发欢喜。她此前与宫外之人联络,唯靠牛贵儿居中联络,现在有了这样一位聪明伶俐的女婿,既可居中联络,又可办些隐秘之事,对武惠儿而言,不啻如虎添翼。

杨洄回府之后,唤来妹妹,让她设法某日将杨玉环邀来,如此敲定了日期,咸宜公主再入宫告知武惠儿。